

第六十六回 薦亡媳許府大開喪 慶佳兒紫雲新得子

話說文卿勸慰紫雲，格外思念寶珠，對紫雲道：「你小姐的好處，也講不完，唯我最有一件忘不了他。任憑受我多少嘔氣，那怕就受了辱罵，一句都不強口，只低著頭，不敢出聲，即至丟下手來，還是一樣，一些記恨心沒有，從來不擺個氣臉，有個怒容。那溫柔勁兒，嬌媚樣子，令人死也記得他。」說罷頓足捶胸，放聲痛哭。

夫人罵道：「下流種子！你這些話真正氣人。這是我媳婦命苦，候他死後，你又追悔了。快滾開去，我瞧見你生氣呢！難道你逼死我媳婦，就干休了不成？我還沒有空同你講到這話呢，你替我小心些好！」金鈴借著夫人這句話，就拉了文卿進套房，教紅玉陪伴他。夫人等只管勸解紫雲，夫人立意陪他住了一夜，可憐夫人避著人連什麼話都同紫雲說了。

天明，夫人將綠雲叫過來，叮嚀一番，走出房，又在寶珠靈前大哭一場。文卿取張杌凳，在幃幔裡對著寶珠的棺柩呆坐，哭一回，歎一回，夫人教人請了四十九眾高僧，在花廳上鋪設道場，拜了四十九日皇梁剎，日日有人上祭。轉眼首七已到，遍散訃聞，孝堂收拾得精緻非常。許府不惜錢鈔，一味奢華，孝堂接到大門外，一色的漫天幃幔，燈彩無數。

門外東西，紮成兩座轅門，上面都有天篷遮住日色，吹鼓廳分列兩旁。三餐上供，都升炮奏樂。家人個個掛孝，執事旗傘，並寶珠出征的節鉞，大門儀門邊排滿了。靈前祭桌，層層疊疊，各處廳上祭幃無數，掛不下去，只好疊起來，單留個官銜，下款在外。說不盡許府熱鬧。孝堂裡輓聯甚多，不及細載，只將幾個要緊的錄他幾副：許公的對句：

爾何之，未來日月方長，忍教撒手？

吾老矣，此去桑榆已晚，不耐傷心！

文卿的對句：

朋友作夫妻，恨予福薄緣慳，

一載鷓鴣驚短夢；英雄即兒女，

羨爾功名成立，五花駑誥沐皇恩。

幼同案，長同年，生則同衾死同穴；

出為將，入為相，繼而為女始為男。

又庵的對句：

再造深恩，從前性命功名，皆勞援手；

終天抱恨，此後晦明風雨，總覺驚心。

松筠的對句：

吾家富貴功名，皆賢姊深恩所賜；

從此生離死別，令辱弟飲恨何窮！

松蕃的對句：

天上侍嚴君，父女轉能當聚首；

人間拋阿母，弟兄從此益關心。

李公的對句：

南海訪殘碑，白叟黃童齊墮淚；

西池驚幻夢，人間天上總銷魂！

治國治家，全忠全孝；

非男非女，何死何生？

李墨卿的對句：

鄉會總同年，連番秋月春風，欣領眾仙登紫閣；

邢潭關至戚，此後燈窗兩夕，忍聽內子泣黃昏？

李蓮波的對句：

斷夢醒浮生，可憐一夜秋風，乘鸞仙去；

人間留幻想，轉盼三更明月，化鶴歸來。

京營將帥的對句：

一品夫人，享八座，掌六軍，貴承七葉之榮，二載功勛垂竹帛；

九天仙子，遵三從，知四德，修到十全之美，五花官誥拜恩綸。

同年的對句：

巾幗仰奇人，想當年曲詠霓裳，引領風前傾雅范；

蓬萊頒寵詔，慟此日春停桑梓，驚心月下拍烏啼。

門生的對句：

桃李入公門，馬帳重開，方欣共坐春風，同沾化雨；

黑貅飛瀚海，蠻人不反，允矣名垂竹帛，功勒旗常。

東宮的對句：

離恨寄中秋，地慘天愁沉寶鷺；

功名垂萬世，花容月貌繪凌煙。

御制：

粉黛亦奇男，不問智勇何如，但看一二年令肅風清，允矣鞠躬盡瘁；

蛾眉肩國事，若非是焦勞太甚，何以十九歲心枯力竭，頓教墜淚留碑！

七七開喪受弔，各省督撫司道，俱差官送禮。七中松夫人正病，只有寶林來過幾次，都是隨來隨去，許夫人苦留不住。轉眼七終，就有許多親友同年，請文卿釋悶，文卿無精打采的，那裡有興？只揀幾處至親好友，不好回的擾了，其餘一概辭謝，倒反常到松府來走走，同夫人閒談，不免愁人說與愁人，轉添一番傷感。

有些同官相好，勸他續弦，他直言回絕。凡事懼振不起精神來，連自己衙門，都懶得去，每日裡自怨自艾，短歎長吁，有咄咄書空的光景。提起寶珠來，就眼淚不乾。將寶珠的絕筆並自繪的出塞圖、花神圖，裱成手卷，珍而藏之，以為世守，還題了許多詩在上。

閒時把寶珠所用的物件取出來逐件把玩，唧唧噥噥，哭一聲，說兩句，不瘋不顛，如癡如醉。房中鏡奩粉篋，位置儼然，書櫃衣架，以及鞋腳香奩等件。都排列如生前一般。寶珠牀上錦帳羅幃，鸞衾鴛被，紅須繡帶，金鈴玉鈎，鋪設如新，不殊往日。

晚間必在牀上焚一爐好香，靜坐一會，閉著眼默默通誠，連玻璃屏裡都不許人進去，生怕擾亂。口裡常改《長恨歌》兩句道：

「悠悠生死隔天人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」

把個紫雲寵得了不得，常說：「我見了你，又喜歡又愁煩，歡喜者，見了你好似見你小姐一般；煩惱者，見了你格外就想起你小姐來。你是小姐所愛，我待你好，就是報他的恩。我不咎既往，只好做戒將來，你小姐有知，當不以我為負心人也。」倒被紫雲冷一句熱一句，百般挺撞，他全不介意，實在到那萬分難耐之處，他倒哭起寶珠來。

此刻的文卿，竟與從前大不相同。夜間紫雲借著身上有孕，又不肯與他同牀，他也不和綠雲等過夜，一人獨宿在內間紫雲牀上，紫雲反讓了開去。文卿十分孤凄，常常飲泣。小丫鬟每天鋪牀疊被，見文卿的鴛枕，都要濕透了半邊，已消瘦得不成模樣，寶珠的靈柩，供在堂中，夫人捨不得就出，又想紫雲生個男兒，替他做個孝子，議定今年不出柩，候來春再說。

光陰已過，不覺又到年底。許府今年這個年，比起去年來，就是霄壤。去歲花團錦簇，熱鬧非常，今年物在人亡，傷心萬狀。文卿整整哭了一夜，連飲食都不進。紫雲是更不必說了，想起從前在家過年的光景，躲在內套間裡哭得死去還魂。許公、夫人、又庵、紅鸞、玉釵等，草草坐了家宴，連菜都沒等上完，夫人就坐不住了。

就是松府也不高興，松筠兄弟同墨卿，勉強陪侍夫人、寶林，替他解悶，銀屏、翠鳳、瑤珍在旁助興，夫人、寶林滿眼含淚，在席上悶坐，倒把個松筠引得大哭起來，瑤珍連忙勸止。到了五更，入朝慶賀。文卿強打精神，各處拜年，年酒一家沒有吃，都推病辭了，只有同年團拜，這一日去應個故事，不等上席就去了。

此刻是正月，紫雲月分已足，夫人預先叫了精細穩婆，自己常伴著紫雲，怕他年輕不知保養。飲食寒暖，夫人件件經心。直到二月初五晚間，覺得腹中疼痛，夫人就守定他、著人到松府送信，吩咐就接了二小姐回來。早喚了穩婆前來伺候。穩婆診脈試過，說：「還早呢！」夫人親手扶他上牀，靠著歇息。文卿在旁，格外巴結。

夫人對穩婆道：「凡事你小心些，不可有輕率。你保我大小平安，我自有重賞。」穩婆笑道：「太太放心，都在老媳婦身上，包管平安。那邊松府都是用的老媳婦，這位少奶奶認不得我，我是逢時過節，都到府裡去的。」綠雲道：「這是我們姑娘，你少要胡說。」穩婆道：「他老人家不是松府裡小姐嗎？我是見過的。聽人講，還掛過帥的，後來得了功，給你們做少奶奶了。」綠雲道：「小姐歸天了，堂前的靈柩就是的。我們兩個是隨小姐過來的。」

夫人怕提起紫雲苦來，對綠雲瞅了一眼，綠雲不敢言語。穩婆道：「這位小姐不是我接的，兩位少爺，都是用的老媳婦，到如今我都認識，算算已有十七八年了，少爺們不是都作了官嗎？前天我在門外買東西，見大少爺騎著白馬，戴著紅頂子，拖著花翎子，許多的執事開路，好不威風！他老人家在馬上賞我臉面，還對我笑呢！我又不理他，我問人，說官不小呢！我記不清叫甚麼名字了，只怕就是狀元，不然是七省巡撫，才有那麼威武呢！象我們問壁那家子，也在部裡當差，到了衙門日期，踏雙破皂靴，自己提個衣包，連個跟班都沒有。家裡娘兒們衣服都不全，終年的押當，和裕盛典倒成了主顧，我就瞧不起他！瞧他也戴個水晶頂子，說是什麼郎中。我想郎中只能賣藥，朝廷要他幹什麼？」說得大家好笑。

有個口快的小鬟道：「你見的是我們二姑爺，那裡是狀元、巡撫，是順天府尹！」穩婆點頭道：「一點不錯。我問人，也說是順天府。你怎麼知道的？怪道說寧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。你們些姑娘，這點年紀，連官銜都知道了，不教人愛煞了嗎？」又對夫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太太是修來的，這位好姑娘，年紀輕的很呢！」夫人道：「不小了，十八歲了。」穩婆道：「小姐幾歲了？」夫人道：「同歲。」

穩婆陪笑道：「我今天接這位新生的少爺，日後就象他姑爹，十幾歲作官做大人。」夫人笑道：「生下來就是官，我家有世爵呢！」穩婆道：「怎麼叫做世爵？」夫人道：「你不懂得。」穩婆道：「好太太，坐著也是閒，給老媳婦學個乖。」夫人道：「上人功勞大了，生下孩子來，就給他官。」穩婆道：「是老夫人做宰相的功勞了？」夫人道：「他有這能為倒好了。是我親兒掙來的，可惜他見不著承襲的人了。」夫人說到此，滿面流淚，又怕紫雲看見，忙用帕子拭去。穩婆不解何意，就不敢追問。

不說夫人無事同穩婆閒談，文卿已在天井裡，焚了好幾爐香，還磕了許多頭。到天明，銀屏已回來了。初六日正午刻才臨盆，也是紫雲的福氣，竟生了個兒子，大小平安，上下歡喜。夫人親自又侍紫雲上牀，倒走出來，伏在寶珠柩前，嚶嚶啼哭。文卿格外傷心，紅鸞、銀屏苦勸才止，就到松府去報喜。松夫人始而歡喜，繼而感傷，也送了些花紅、繡襖、金鎖、玉圈之類。三朝內外請客作湯餅佳會。

夫人說這孩子是寶珠的承蔭，格外替他熱鬧。眾人試他啼聲，竟是個英物！皇上知道許家生子，念寶珠的功勞，又算得是乾外孫，賞了許多珍物，又授新生兒四品京堂，承襲伯爵，賜名紹萱，許府歡喜謝恩。滿月後，乳娘抱了出來，粉裝玉琢，好個孩子，同紫雲一模無二樣！夫人先著他在寶珠靈前叩頭，吩咐替他掛孝，文卿、紫雲不免又是哭泣。

紫雲又到松府走了一道，倒與夫人、寶林哭了一日。夫人見了孩子，想女兒，紫雲見了套房，想小姐。各有心事，到晚才回去了。此時三月初旬，又要忙寶珠喪事。不知如何熱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